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理宗皇帝

〔辛亥〕淳祐十一年蒙古憲宗元年夏六月蒙古主莽資扣立是為憲宗初定宗殂久

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穆格舊作木哥大將烏特哩哈達蘇布特之子舊作兀良合台今並改

等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錫哩瑪勒為嗣諸

王百官皆與聞之今錫哩瑪勒故在而議他屬將寘之何地邪烏特哩哈

達等不聽共推莽資扣即位于奎騰敖拉舊作闊帖兀阿蘭今改之地追尊考圖類為

帝廟號睿宗錫哩瑪勒及諸弟心不平莽資扣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

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

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呼必資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在直隸獨石縣北方輿紀要金世宗納涼之地產黃

花狀若美渠而小川故以名詔凡軍民在漠南者聽呼必資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

樞隱居蘇門呼必資遣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

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

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呼必資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呼必資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閒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呼必資從之

元世祖事始此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侵淮蜀

冬十一月鄭清之卒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

請越六日而卒

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力也其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閑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爲世所少

以謝方叔

字德方威州人

爲左丞相吳潛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時二揆虛席嵩

之貨遊士上書薦己喧傳麻制已下眾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

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蒙古呼必資置經略司于汴分兵屯田自庫騰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

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

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呼必資從姚樞之請置

經略司于汴以莽噶

舊作忙哥今改

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

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田西起襄鄧東連清口

注見

桃源

本桃園鎮元置縣後爲園

爲源今江蘇泗陽縣列障守之

蒙古號西域僧納摩

舊作那摩今改

爲國師

納摩西域竺乾國人與兄鄂托齊

舊作

幹脫亦今改

俱學浮屠定宗嘗命鄂托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至是蒙古主復

尊禮納摩令總天下釋教鄂托齊亦貴用事

〔壬子〕十二年春二月蒙古主莽資扣徙諸王于邊殺定宗后烏拉海額錫

竄錫哩瑪勒于摩多齊

地名方輿紀要在和林西北舊作沒脫赤今改

蒙古主莽資扣以諸王嘗欲立

錫哩瑪勒乃徙太宗后克勒奇庫塔納

舊作乞里吉忽帖尼今改

于奎騰傲拉之西分遷

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錫哩瑪勒母以厭禳

並賜死禁錮錫哩瑪勒于默多齊之地

蒙古分漢地封宗屬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資于汴京關中自

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呼必資遂

請于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

有關中河南之地呼必資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

以供軍立從宜府于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秋八月蒙古使呼必資將兵擊大理

補註 冬十月蒙古兵入嘉定府。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守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

十一月詔求直言。帝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癸丑〕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禕爲皇子。封永嘉郡王。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爲言。至是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孜爲皇子。賜名禕。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忠王。

二月。蒙古城利州。蒙古汪德臣先城沔州。至是又城利州。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

夏五月。召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剽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于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夔

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

三千騎至雲頂山下

在四川三臺縣南進過層疊有若雲盤

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

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于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

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

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

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邪臣度

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爲宣

諭使

尋授制置使

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

惟忠

字育曾鄧人

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自寶慶以來蜀間未

有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于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

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于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

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明年侍御史吳機等劾玠聚斂罔利七罪詔錄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其

子如孫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冬十二月蒙古呼必資滅大理遂入吐蕃降之

呼必資以烏特哩哈達總

諸軍事分三道進自臨洮

今甘肅臨洮縣金元時屬臨洮府蓋由此取道自洮岷而松潘以達雲南也

經行山谷二千

餘里至金沙江

即古麗水以產金沙故名源出青海極西巴顏哈喇山陽番名木魯烏蘇河

江為大

乘革囊及棧以濟摩莎蠻主

今麗江縣唐宋時為摩莎蠻地

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

兵虜其王段智興

段氏自石晉天福初建國曰大理至宋熙寧中段氏絕高氏代之元符初段氏復興號大理國至是始亡分兵取附都鄯

善

當作鄯闡滇記蒙氏名都曰宜畔別都曰鄯闡今雲南昆明縣

烏爨

注詳後

等部進入吐蕃其酋蘇固

圖

舊作唆火脫今改

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呼必資遂班師留烏特哩哈達

攻諸夷之未附者

〔甲寅〕二年春正月蒙古呼必資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

樞從呼必資征

大理常遇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呼

必資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及師至大理

呼必資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呼必資既

還京兆以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余晦遣兵城紫金山

在四川鹽亭縣北

蒙古襲取之

紫金山蜀之要地余晦遣

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之蒙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

身免城遂為蒙古所據

夏六月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初晦帥蜀制下徐清

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于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天斃余玠乃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蒙古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而以李曾伯代晦

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

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鍛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

冬十一月蒙古呼必賚以廉希憲字善市柳和爾人博囉哈雅子舊作布魯海牙今改爲京兆宣撫使希

憲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呼必賚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呼必賚善之目爲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驚服曰眞文武材也呼必賚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

命希憲爲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境內大安

蒙古張柔城亳州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

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旣病涉曹

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在安徽毫縣南爲宋往來之道俱築兩路一自毫

而汴一自毫而南置堡立柵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乙卯〕三年春二月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蒙古侵漢蜀荆淮帝

深憂之給事中王埜字子文金華人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

于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乞罷全子才劉子澄祠祿以爲喪

師誤國之戒從之

蒙古呼必資徵許衡字平仲河南人爲京兆提學衡幼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饑

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在山東泰安縣東南水經注山

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得王弼易略例夜思書誦言動必揆禮義旣而亂少定往來

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氏書益有得尋居蘇門與樞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

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

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是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于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夏五月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

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閹羅目之監察御

史洪天錫字君嘯泉州晉江人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

堂厲文翁字聖錫東陽人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

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于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

之爲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字子萬江人爲右司諫大全面藍色爲戚里婢壻夤緣閹妃及

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

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

罷監察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天錫以時雨土其異爲蒙

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

獨貴戚宦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

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

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于供繕修比年動曰御前姦賊之老吏追捕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輾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于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爲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于內侍初無預焉于是方叔出提舉洞霄宮

西南夷盡降蒙古

烏特哩哈達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鬼蠻諸部

考唐書南蠻傳蠻有

東西蠻西蠻謂之白蠻東蠻謂之烏蠻又有大勃弄小勃弄其酋曰大鬼主蠻俗好鬼謂主祭者曰鬼主故又謂之鬼蠻也皆在今雲南境

所向風靡羅羅斯

及阿伯兩國

與下阿魯俱蠻部名

大懼舉國以降又乘勝攻下阿魯諸酋西南夷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

八月以董槐

字庭植潯州定遠人

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槐嘗言于帝有害政者三一戚

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三害不去政且廢願自

上除之于是嫉之者滋甚

〔丙辰〕四年春三月以蒲擇之爲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夏四月加賈似道參知政事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

將卽毅然求去孫子秀

字元真姚人

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

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

字景思會稽人

代之其見憚如此

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

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

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

餘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

字伯厚慶元府人

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

石臣敢爲得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學生陳宜中

字與權永嘉人

等于遠州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國家者無不爲時帝年寢高

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得侍御史竊

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干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

不敢私結約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

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弗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

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

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字毅伯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爲六君子

秋七月以程元鳳

字申甫徽州人

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九月監察御史朱熠

溫州平陽人

乞汰冗吏不報

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

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蒙古城開平府

在直隸獨石縣東北本金桓州地元置府後加號上郡明改衛永樂中徙衛于獨石故城遂廢

初邢臺人劉秉忠

字仲

晦英爽不羈以家貧爲府令史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歎曰吾家奕世衣

冠今乃泯泯爲刀筆吏乎卽棄去隱居武安山

武安縣之山也

尋爲僧于天

寧寺往來雲中值呼必資遣人召僧海雲邀秉忠與俱旣入見應對稱旨

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歷三式

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資大愛之凡征伐謀

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呼必資以秉忠薦因

命相宅秉忠以桓州

注見前

東灤水

注亦見前

北之龍岡

卽古臥龍山在古開平城北今名巴罕呼喇呼山

爲

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冬十一月以張礪

字渭老福州人

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

字德夫衢州人

同簽書院事

時閹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于朝門曰閹

馬丁當國勢將亡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

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

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于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

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賈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邵

澤劾罷之

〔丁巳〕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淵

字道父潘之兄

參知政事淵未

至卒。淵有才略。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至是自荆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蒙古罷呼必賚。開府命阿拉克岱爾行省事于京兆。或讒呼必賚得中土心。蒙古主遣阿拉克岱爾行省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鈞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哈瑪爾。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呼必賚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爲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呼必賚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鈞考局。而呼必賚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攻襄陽入其郛。

蒙古董文蔚

字彥華。真定藁城人。俊次子。

既城光化。棗陽儲餼糧。會

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爲橋。頃之卽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夏六月。蒙古將烏特哩哈達入交趾。屠其城。

烏特哩哈達兵入交趾。遣使

諭降。皆見囚。及至洮江。

即富良江上流。在安南國境。與程考雲南入交趾。有二道。自洮江而分。一循江之左。一循江之右。

交人戰敗。

其王陳日昊走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于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秋八月蒙古主莽賽扣分道南侵以其少弟阿里克布克守和林蒙古諸

王伊遜克

舊作亦孫哥

駙馬約索爾

舊作也連兒今並改

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前使被囚

先是伊拉瑪斯等被囚久之伊拉瑪斯死餘使者至寶祐二年始釋還

乃命諸王阿里克布克居守和林阿拉克岱

爾輔之自將南侵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

穆格由洋州趨米倉

山名在四川南江縣北與大巴山接舊有關

萬戶布爾察克

舊作字里父今改

由潼關趨

沔州

回鶻貢于蒙古

回鶻獻水晶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三萬餘錠蒙古主曰

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爲卻之賽音諤德齊

舊作賽典赤今改

以

爲言蒙古主稍償其值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戊午〕六年春二月以馬光祖爲京湖制置使

光祖爲松江制置辟召僚

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信

六安人

呂文德王登

字景宋德安人

王鑑爲參議官

蒲擇之率兵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乃還

蒙古耨埒

沙卜珠尙人按耨埒舊作紐埒沙卜珠尙舊作珊竹

並改今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都固舊作阿答胡今改于成都擇之遣安撫劉整字武仲鄧

州人等據遂寧江箭灘渡在四川遂寧縣東涪江津濟處以斷東路耨埒軍至不能渡自旦

至暮大戰整等軍敗耨埒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天水人等守劍門

及靈泉山在遂寧縣東數峯壁立山頂流泉不竭自將兵取成都會阿都固死耨埒率諸將大破

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殺主將

以降成都彭漢懷縣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蒙古入西域平克什密爾方輿紀要在拂菻北拂菻在西北海上杜佑曰拂菻西瀕海東南接波斯是也舊作乞石迷今改諸國初蒙

古遣宗王轄魯伐西域至是轄魯以綽勒們舊作抄馬那顏今改郭侃總統諸軍

前後平西域克什密爾十餘國轉鬪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

轄魯遂留鎮西域

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

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秋九月蒙古主莽賽扣入劍門冬十一月破鵝頂堡在四川昭化縣西南方輿紀要在四川昭化縣西南有鵝頂堡

蓋以此名諸城耨埒聞蒙古主攻漢中遂留密喇卜和卓舊作密里者今改劉哈瑪爾等

守成都自帥眾渡馬湖金沙江下流也舊置府于此獲守將張實考元史耨埒傳耨埒父塔塔爾入重慶獲張實與耨埒目不同